



21-29

用愛呼喚

讀《老樹公在哭泣》與 《水田的心情》



老樹公在哭泣

謝鴻文著;施佩吟圖 / 九歌

9501 / 212頁 / 21公分 / 200元 / 平裝

ISBN 9789574442843/859

水田的心情

森雅浩文;松原裕子圖;賴青松譯 / 遠流

9601 / 31頁 / 27公分 / 260元 / 精裝

ISBN 9789573259459/AC/861

詹宇霈 ◎ 自由撰稿人

工廠，居民以直接行動引起社會注意，形成社會輿論的注意與壓力。此後有許多環保團體紛紛成立。

漸漸地，鄉鎮社區居民不再是被動的進行反污染抗爭活動，而是更積極的維護家鄉的自然環境與

生態。如 1985 年南投縣鹿谷鄉成

立「清水溪魚蝦保護區榮生會」；1989 年居住於嘉義阿里山鄉山美村的鄒族人，決定封溪封谷，發起達娜伊谷的護溪運動。這種為了維護更好的家園與自然環境生態，集結居民力量行動的風氣一直持續發展著。之後，行政院文建會於 1994 年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開始一連串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至今。

若自 1980 年代算起，臺灣的環保運動至今已發展 20 多年，社區營造意識的建立也已 13 年。但環保人士仍要感嘆推動環保運動的困難，具有「環保鐵娘子」之稱，也是「臺灣環境保護聯盟」前會長的陳椒華女士認為

自 1980 年代初起，透過媒體的力量，臺灣人民開始集體意識到自然環境毀壞的現象。如 1981 年 7 月，彰化縣花壇鄉的 116 位農民控告位於該鄉的窯業磚瓦工廠長期製造的有毒煙害，造成稻作歉收；判決結果是農民勝訴。這是臺灣第一件集體反污染的訴訟事件，此一案例顯示的是人民已懂得集結眾人力量控訴環境污染，臺灣的環保運動自此更為活躍了起來。又如幾件較為知名的抗議活動：1985 年 1 月臺中縣大里鄉抗議農藥廠污染；1986 年 2 月彰化縣鹿港鎮反杜邦設廠運動開始；同年 11 月新竹市水源里居民圍堵化

造成臺灣環保運動困境的根源在於「社會大眾對環境的關心度普遍不足，學校社會環境教育付諸闕如或不足……」。

《老樹公在哭泣》及《水田的心情》由兩位分屬不同國籍的作者，在不同的時空中書寫屬於他們的土地與人的故事。從不同的角度書寫人們所賴以生存的土地空間，提醒人們要用愛與溫柔的心、親和柔軟的身體及謙虛學習的態度，感知我們習以為常，甚至視而不見的樹木花草、新舊建築、人文活動，其實連結了許多人們的生活歷史與生命的依託，早已形成了奇妙且不可分割的緊密關係。

《老樹公在哭泣》的作者謝鴻文，在兒童節出生，認定自己與兒童有著不解之緣，自許要恆久護持童心航行人間的他擅長散文、童詩的書寫，且曾多次獲獎，亦編寫過多部兒童劇，作者以其實證經驗寫成這本小說類處女作。事件發生於2000年7月，桃園市公所要對位於桃園市中心、擁有數十棵老樹的「文昌公園」進行改建，由於政府單位事先未與市民溝通且未提出完善的改建及遷移老樹的計畫，引起市民的疑慮，在數度溝通無效之下，進而發起保護老樹的活動。作者透過事件的發生，觀察到居民、公園、老樹之間的奇妙深厚的情感。

故事主人翁是正值國中二年級的王書偉，他的父親是同一間學校的訓導主任，面對這種壓力，王書偉除了有一般青少年正值叛逆期的脾氣外，更加與父親保持距離。因此剛開始時，王書偉對於父親想要阻止文昌公園改建、公園老樹遷移的行動，是以「冷冷的沒有表情，就像看戲，看著前方爸爸的演出」。如此精準的點出了一般人常有的

「與我何干」心情。

然而在父親的「善誘」之下，王書偉親自感受到當地居民對老樹及公園的情感，而看見父親努力的身影，就像「一棵巨大的老樹，帶給人無限的希望與安慰」。情感微妙的轉變，讓他從看戲的態度，變成「對爸爸這棵巨樹，我決定支持到底，不能讓他倒下去。」抗爭事件的導火線是政府單位摸黑進行遷移老樹的行為，巨大怪手粗暴的挖斷老樹樹根，父親宣示「開始作戰」，一連串保護老樹行動從此展開。

人類依賴大自然的力量，與對母親的依賴一般，是亙古以來不變的天性。表面看似人們搶救保護老樹的主客體關係，其實所要救衛的是人類本身。作者藉由父親對王書偉的一段話點示出人與老樹間真實的依賴關係：「我們臺灣人常把樹齡很大的老樹稱作『老樹公』，把老樹當作有靈魂的生命，像人一樣，甚至像神一樣，可以帶給人一種安定庇佑的力量。有的地方會給老樹公掛上紅布，在樹根上面擺香爐祭拜。以前老一輩的人還會帶著兒孫去認老樹公做義父，……在晚輩脖子上掛一條紅絲線，保佑平安長大。每年要回來拜老樹公一次，脖子上的紅絲線才能換。」當面對死亡、劫禍等無法預測控制的力量時，人們將希望與情感寄託在老樹上，祈求護佑家人的平安健康。

而《水田的心情》是日本一位長期投身海洋環境相關保護運動，目前為推廣自然體驗活動的Be-Nature School負責人的森雅浩所創作的繪本。以京都近郊山區的一片梯田為主角，娓娓敘述「自己」原是一片樹林，後來由於人們的開墾成為生產稻米的水田。每日都有農夫來到身邊，孩子來到自己的懷裡



玩耍，還有許多「好朋友」在不同季節的來訪作伴，那是一段熱鬧歡愉的時光。但是由於鄰近都市的發展，農村人口外移，來到水田玩耍的人漸漸少了；而遠處通明的都市燈火，讓水田連近在身邊飛舞的火金姑的亮光都看不清楚了。

水田漸漸荒蕪，原本照顧水田的歐吉桑也已老到無法再來；「好朋友」也不再來訪，水田變得好寂寞。不知過了多久，突然在某個早晨，一陣嘈雜喚醒水田，感覺到有人在翻動它的身體，田裡再度淹滿了水。只是這回不再是由歐吉桑插秧，而是一群小朋友，勤快的拔草插秧，孩子們的笑鬧聲讓水田開心的不得了。當秋風送爽，水田看著自己懷中的稻米說：「還是稻米結實纍纍的稻田，才叫稻田嘛」。

本書以擬人化的筆法，讓水田發聲，敘述農村時代的情景，及後來因都市發展而面臨務農後繼無人終至農地廢耕及廢耕後所影

響的生態變化現象；所幸人們終於有所自覺再回到水田身邊，重新開始。

《老樹公在哭泣》及《水田的心情》以不同的文類、不同的敘述角度，啓示相同的信念別忘記對土地、對環境的愛。《老樹公》裡為保護老樹而努力的人們是因為愛，《水田》裡農夫的笑臉、孩子的笑聲、及水田快樂的心情也是因為有愛。人類曾以自身發展、圖利的需要，以過度開發、濫墾濫伐、製造大量廢氣、廢棄物，殘虐我們所生存的土地及空間環境，糟糕的結果已是我們所見：特定地區的沙漠化、土石流，物種瀕臨絕種、及全球暖化帶來的種種災害。如今我們必須重新學習去愛，愛我們所依賴生存的環境。在這片隨時都會被刮除重寫的土地上，每一個人都可以用愛提醒及呼喚彼此，對每一個不可避免的改變都必須真心慎重，只有對環境空間的愛成為恆久不變的價值，才能讓人類在時間中永續生存。ISEN